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 金鋼鑽

饔孫題

社址 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第十五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廣告刊例）「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中縫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帆船商標

# 立退脚腫丸

子褒題

治脚腫最有神效、發售多年、治愈者不下數萬餘人、脚腫一症、初起不甚痛苦、酸軟麻木、步履艱難、晨起稍安、至晚較烈、日久不治、漸乃上及胸腹、氣喘、脹悶、神志模糊、患者即起厥逆、此乃邪竄心包、勢極危險、故患者必須及早醫治、惟市中所售各藥、奏效甚微、濟羣製藥社主人有鑒于此、發明帆船商標立退脚腫丸一種、患者如法吞服、三日後立見奇效、一切詳載仿單、每盒售大洋六角、外埠加寄費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蓉陽弄東首 濟羣製藥社

分售處 英界四馬路世界書局信托部 法界大世界北首濟華堂 城內城隍廟對門寶豐煙紙號

上海游民工廠基金還本債劵

第壹獎三萬元

十月三十日開彩

購請從速

全國小說名家專集

本集特請嚴芙孫君編撰內容專載全國小說名家王鈍根王西神包天笑江紅蕉李涵秋何海鳴沈禹鐘周瘦鵑胡寄塵馬二先生海上漱石生海上說夢人施濟羣姚民哀畢倚虹徐卓呆徐枕亞范烟橋貢少芹許指嚴許廑父程瞻廬程小青張枕綠張舍我張碧梧惲鐵樵趙若狂劉豁公嚴獨鶴嚴芙孫等[illegible]材料俱爲愛讀小說諸君急欲知者于無從探索者有此一書[illegible]說名家[illegible]集一[illegible]讀者之快樂可知本書卷首又將以上全國名家信札中之親筆手跡[illegible]銷販亦爲外間從未見過本書之價值自不待言銅版插畫精印五頁選材精嚴令人奪目封面由鈍根題眉丁悚文人之鉅造意落筆都臻神妙讀者備此一書此後再讀小說時必與諸名家之情感更進一層矣全書精裝一冊實售大洋六角外埠函購郵票九折計算如購一冊請寄郵票六十八分如欲掛號乞加郵票五分來函掛號爲妥初版書印無多欲購從速 上海北站升順里二十號雲軒出版部獨家發行別處概無分售 注意此外別處概無分售

全毛緯巾

本廠應時出品不惜巨資採辦上等北地羊毛聘請專門技師監製麒麟牌商標各色男女緯巾物質精良定價克己倘荷各界訂購交貨迅速備極歡迎

乾興工廠總發行所 二馬路石路東首〇字九十三號 電話中央一千五百三十七號

繪圖自由花範

李涵秋先生將近絕筆之傑作

▲不可不讀▼

本書係涵秋生前傑作〇敘述新社會婚姻問題〇痴男怨女〇誤解自由〇天賜良緣〇波折橫生〇演出慘殺自盡及種種不可思議之怪劇〇情節曲折〇引人入深〇喜笑怒罵〇耐人尋味〇描寫家庭風流之醜史〇拆穿社會鯢鯢之黑幕〇是社會小說之霸王〇排憂消愁之妙品〇全書廿二萬言〇洋洋大觀〇分訂四厚冊〇附送書盒一只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實售一元零五分 外寄費一角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發售

三元牌白蘭地酒

三元牌白蘭地酒爲法國都南名廠製釀久已盛行歐洲現時裝瓶者均是十餘年之陳酒味和氣香與衆不同誠爲最上品之佳釀也

上海愛多亞路四十五號法商吉利洋行

火爐

新由美國運來大小新式火爐數十餘種購者從速價可便宜電費二五折又可租用各種新式電燈泡價特克己請惠顧諸君早臨試之

大馬路大中華電器公司啓 電話五千一百念號

國產天厨味精

「味精」在化學上原名哥爾登酸納（即鮮之元素）係著名化學師吳蘊初氏潛心研究、乃得其製法、純從麥類提取菁華、質既素淨、味極鮮美、爲調味所必需、裝潢美麗、可作饒贈禮品、攜帶輕便、旅行者尤屬相宜、發行以來、頗受社會歡迎、推爲國貨之明星、本埠各大南貨舖食物店均有經售、取值甚廉、願諸君盍購試嘗

大每只洋五分 中每只洋四分 小每只洋二分五

收回空瓶 製造廠 盧家灣新橋浜南首

上海天厨味精廠啓

總發行所 英界福建路四二五號張崇新醬園內

雙十商標

國貨牙刷

質料堅固 式樣時新 經久耐用 人人歡迎 定價低廉 批發克己

上海模範工廠露佈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內務部化驗 農商部註冊

袁製 痛瘋骨痛露 大洋六角 專治風濕痛瘋、骨節痠痛、一切筋骨疼痛等症、

袁製 解毒止痛露 大洋七角 此露清濕熱、除□毒、治花柳一切疑難毒症、取效如神

近多做冒 務要認明 金鷄商標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均有寄售函購款到即寄

壺叟潤格

寓開封路永芳里第一弄一家

（潤筆先惠定期取件）

壺叟素以書名海內而尤善指書運筆古逸渾似青藤石濤流壬戌來遊滬求者踵接爲訂潤格如左藉以助其遊興同好者幸毋吝焉

花卉松竹

堂幅三尺八羊每加一尺加四羊

屏條視堂幅減半

扇冊每件三羊

人物山水視花卉松竹倍之指畫加半點品面議

壬戌五月望王一亭吳昌碩同訂

嚴獨鶴 陸澹盦 施濟羣 陸思安 介紹

▲浙江路清和坊華豐印刷鑄字所代印▼



實驗保腎固精丸

從生理學病理學而發明的唯一補劑，經醫院化驗官廳備案

其靈驗世無敵，不，今人身體虛弱，百病叢生，皆因原因，多由勞過度，在所致此丸，有功能調和腎及慾而其血氣衰，不敵思慮，心腎抱負行如有能泄頭身，更新病之因，交補養成不腎，所以，男子無精青年老腎症亦皆公告十一元元一…

價目 每盒大洋一元 每打十一元

經售 全國各埠藥房均有

會社 上海愛華製藥

本埠經售處 英大馬路永安公司 四馬路太和藥房 法大馬路老仁濟藥房 四馬路五洲藥房 四馬路中英藥房 西新橋街濟華堂 新增南洋巴達維亞經理處振林公司

## 梨花雜誌徵文

鄙人創辦梨花雜誌一種以研究劇學爲宗旨刻正在進行籌備中海內評劇巨子務望惠賜佳作爲本雜誌光不勝欣幸之至如經取錄當備薄酬聊答雅意另附門類如下

（一）照片 （甲）特別 （乙）普通 （丙）臉譜 （二）劇談 （甲）舊劇（乙）新戲（丙）影戲 （一）名伶小史 （甲）專[illegible] （乙）[illegible]崐漢徽及雜曲附） （丙）趣聞 （二）劇本 （甲）舊戲秘本 （乙）新編歌劇 （丙）[illegible] 軼事 （丁）短幕 新劇本（注重創作或名人短篇譯本亦可） （一）票房事劇本 紀錄 （甲）小傳 （乙）軼事 （一）雜欄 （甲）三十年伶界變遷史 （乙）伶界大事紀 （丙）內行術語 （丁）行頭名稱 （戊）短篇 （巳）筆記 （以上二則亦必關於伶人之作）

稿暫寄垃圾橋北阿拉白司脫路鈞和里遠東書局籌備處

主編者鄭醒民啓

天台山農主任

小說新報

第八年第五期出版了

特殊大贈品

預定一年洋四元贈代金券二元半年二元贈角代金券一元

▲請注意下期此處廣告

## 天台山農鬻書直例

楹聯 三尺二元二 四尺三元三 五尺四元四 六尺五元五 七尺七元七 八尺八元八 一丈十一元 丈二疋十三元二 長聯加半 龍門倍 來文加半 長跋倍 三行雙倍

屏條 三尺二元二 四尺三元三 五尺三元三 六尺四元四 七尺六元六 八尺七元七 一丈九元九 均以每條計四行加半五行倍 坑屏同直

中堂 三尺三元三 四尺四元四 五尺五元五 六尺六元六 七尺八元八 八尺九元九 一丈十二元一

三尺三行四尺四行餘類推 立軸同直

橫幅 半幅如屏條例 整幅如中堂例

卷冊 每方尺三元三 尺外倍

扇 二元二 式大者加半

葉 一元一 楷片倍 字過小不書

名刺 二元二 不正當書不題

書眉 每字一尺二元二 三尺十一元

匾額 四尺二十二元 五尺五十五元

壽屏 每條五尺二十五元 六尺四十四元 七尺七元七

碑銘墓誌等件每百字五十五元

八尺八元八 餘遞加

隸篆加倍行書減半蠟箋加半金箋綾絹點品均倍

凡書紙者以尺寸計每字五寸一元一

劣紙不書立索不書直不如例不書先惠後書

# 黨伶…伶黨

（瀟齋）

近年來捧角的風氣、可算得盛極一時了、一班高興捧角的人們、大家居然結合了黨派、一來是廣通聲氣、二來是厚集勢力、這總算也是一種人類羣性的表示呀、本來「黨」這一個字、可大可小、捧角的黨、自然是小黨、政黨可就是大黨了、其實呢、組織政黨、也爲的是要捧角、雖然一方是捧戲劇舞台上的角、一方是捧政治舞台上的角、但是論起他們的性質來、却也差不多、

從來各種捧角的黨派、伶人是不加入的、現在樣樣都進化了、伶人居然也加入黨派、捧起別人來了、不過他們所捧的、不是同業的伶人、却是政治舞台上的一班大人先生、這却有些奇怪了、你們不看見前天老申報的專電嗎、據說伶官尙姓朱姓都加入政黨、介紹人是個姓程的、據我的推測、尙是尙小雲、朱是朱琴心、姓程的大約就是那位稱程豔秋爲宗兄的司法部總長程克先生了、伶人入政黨、這算是別開生面的事情、從前不唱戲的捧唱戲的、應該叫做「黨伶」、現在唱戲的捧不唱戲的、那總可以叫「伶黨」呢、

北京是相公產生的地方、現在私坊雖然禁絕了、但是一班大人先生們對於唱花旦的、依舊還有些肉麻不出的樣子、那班唱花旦的、因爲要他們捧、也就不得不奉承他們、如今好了、唱花旦的入了政黨、一班大人先生們反要唱花旦的捧了、物極必反、事理之常、[illegible]還一班大人先生、反要[illegible]去侑酒了、你們等着瞧吧、

# 和愚公談談

（穎川秋水）

（濟公道、這一篇的題目、倘然接連不斷的唸起來、倒怪好聽的）

愚公請了、前在金鋼鑽報上、拜讀大作「別字連篇的最後一席話」一篇、有小中報編輯人王莊、和穎川秋水開了一回筆戰、硬派廣文就是山長、并說秋水不再和他開戰、也不投稿、這是瞧不起這種人、不去理會他了等話、其實我也曾引了文獻通考和他辯論、并請他將所說纂修元史的胡人名字、一一指出、不料至今沒有登載、照此看來、大約這位王老夫子、所標的商権國學、是片面的商権性質、所以不願代我登出、現在索性登在金鋼鑽報、請大衆品評品評罷、

（穎川秋水第二次致王莊君函）

王莊君鑒、昨閱一席話、謂僕與潄石君事、潄石君爲受打擊、潄石君麥涉是否打擊、惟身受者心照、僕不敢知、若僕則大報所謂商権國學者耳、何已認爲打擊、即云打擊、受擊者在僕不在君、而僕亦不以爲打擊也、荊湘近事、既不承認、元史又病俚鄙、（皆見九號一席話）知足下必有雅而通行之要籍、足以折服人者、僕當佇候明教、又大箸於元史目爲文理俚鄙外、并加胡漢合纂四字、查現在通行本元史、爲宋濂等奉勅修、姓名悉具、李善長進史表、其中未見胡人、良以元社已屋、明之仇元、甚于滿季人民之仇滿、秉筆者自無胡人可知、而大箸云云、足徵特別博洽、此稱胡人見于何書、是何名字、實僕所急欲知者、更請一并開示、以廣異聞、至山長二字、荊湘近事元史外、文獻通考卷四十六學校七、亦載宋寧宗既見灃州嶽麓書院山長周武事、通考列入三通、（三通是通典通志通考、并非擊鼓之撾通撥通又撥通也、濟公戲注、）巨眼如君、未知有一顧價值否、矧馬端臨本身亦曾作柯山書院山長、斷不至并自身所任而亦誤之也、（續通考亦有山長字、第恐足下亦因滿淸合纂、目爲蕪雜乖謬、故不敢引、）若曾引張獻忠語、（見九號一席話）不知出自何人博雅之作、但獻忠與狗狂吠耳、若吾輩形諸筆墨、跡近無賴、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賢如足下、何意縱筆及此、商権性質、不厭其詳、故與其質諸當世學子、無寧仍請登貴報（小中報）之來、願足下惠而教之、肅此順頌撰祺、 穎川水謹啓、十一月十日

# 教主都是私生子

（曼君）

司馬遷做那孔子世家、說是叔梁紇和徵在野合之後、生出孔子、一班孔子的門徒、讀到此處、都很不平、以爲孔子是個聖人、怎麼會是私生子呢、太史公的牛馬走、未免太荒謬了、如今好了、那山東的[illegible]吳秀才、居然發明釋迦牟尼也是私生子、換一句話、就是[illegible]私生子、都有教主的資格、……我寫到此地、忽然有人說、不對、不對、世界的教主、除了孔子釋迦、還有老子耶穌摩罕默德咧、怎麼可以說是照例呢、……我說、你且慢慢聽我道來、道經裏說、李老子沒有姓的、係指道旁的李樹爲姓、天下只有私生子沒有姓的、這樣看來、老子難免不是私生子、至於耶穌、據吳秀才說、就是老子、當然也是私生子了、惟有摩罕默德、在下不吃回教、沒弄清楚、不敢胡說、然而五個教主、已有四個是私生子、我這個題目、似乎也可成立了罷、

# 李飛報告

（李飛）

（一）「阿誰」就是「誰阿」 本報第十期特別啓事欄內、有一封致投稿家的信、第一名就是「誰阿」、查本報投稿者、祇有「誰阿」、並無「阿誰」、後經仔細偵查、方知「誰阿」就是「阿誰」、而且這位投稿家「阿誰」（或「誰阿」）君、自己也默認了、（因爲他袒濟公的偏、並沒有說把他的名字弄顚倒了、）現在濟公教我偵探這位「阿誰」「誰阿」、這倒不消說得、「誰阿」既然就是「阿誰」、那末「阿誰」當然就是「誰阿」了、

（二）胡寄塵先生害的病、不是內症、是外症、原來他兩只脚的脚骨、被人家打傷了、○查新聞報快活林內、曾經登過一篇陸澹盦做的「綠天深處」、據他說前幾天有一個狂生、闖到綠天深處去、被守門的看見了、一棍子打在他脚骨上、頓時跌倒在地、後來幸虧裏邊一位師爺出來看見了、將他放走、一面據胡寄塵先生報告、他的確曾經到那綠天深處、去過一回、可見得這個守門者所打的狂生、就是寄塵先生無疑了、現在寄塵先生腿上的傷、尙未全愈、所以暫時還不能握管做小說哩、

（三）評劇家楊某與某伶、並無什麼曖昧事情、○查本報前載「醒」某與某伶的事情、乃是「醒」君所報告、現在濟公教我去偵探這事的內幕、我就向「醒」君詳細根究、據「醒」君說「某伶有一天買了一張燒餅、被姓楊的偷來吃了、某伶的老婆、心有不甘、所以與姓楊的翻臉大鬧、但是我昨天四下裏去調查了一回、方知「醒」君所說、不甚可靠、與楊某和某伶的老婆、的確鬧過一回、却並沒有什麼曖昧關係、現在早已言歸於好了、

以上三件事情、偵探得明明白白、我是個客串偵探、酬金向來是不受的、濟公倘然請我在倚虹樓吃一回大菜、這個我倒不能不賞他一個臉了、

# 江南大俠

（十）（寄廬）

英士一壁想、一壁爬、一會兒已爬出了那長方形的洞、向四面一瞧、却仍在一間屋裏、屋裏的陳設、甚是簡單、祇有一口櫥、一個桌子、幾隻椅子、靜悄悄的沒有一人、他心想、奇了、難道竟沒有人看守麼、於是輕輕把門推開、忽聽得別間屋裏又有開門聲音、英士知道有人來了、急忙縮回、想尋個地方暫避一避、覺是無處可躲、忽見櫥門微微開着、就順手拉開、躲在裏面、仍留着一線隙縫、側耳聽那足音、覺得很輕而慢、彷彿也防人聽見一般、英士好生詫異、後來足音漸近、又覺得開門的聲音、知道已到這間屋裏了、於是向隙縫裏張去、只見那人右手拿着柄手槍、探頭探腦、似乎也在那裏偵探什麼、英士仔細一瞧、不覺大喜、輕輕說道、你是王獨麼、那人不提防有人喊他、倒駭了一跳、回過頭來、果然是王獨、英士把櫥門推開、探出頭來、無意中觸着了櫥的後壁、覺得有些活動、覺是扇秘密的門、王獨見了英士、喜道你怎樣躲在櫥裏、害得我好苦、英士把被閉在地窟裏的情形略說了一遍、並問王獨怎樣到這裏來的、王獨指着櫥的後壁門道、我們且慢講廢話、現在你既發現了這扇秘密的門、我們大可向這裏面探一探再講罷、（以下請大可續）

# 如是我聞

（菊）

梅蘭芳准月內來滬、十一月初一登台、同來者除王鳳卿姜妙香姚玉芙外、尙有陳德霖龔雲甫李吉瑞等、連場面背包共百餘人、

亦舞台新聘之花旦良艷芳、聞卽馮子和之姪、馮二狗之子、原名馮麗勝、曾在大世界小京班內演唱、出科後[illegible]、


體虛白濁丸

身體虛弱之人用慾過度[illegible]不問初起或濁久則旺[illegible]每日所流白濁卽人之精血[illegible]

[illegible]三馬路大舞台東首德和製藥公司程鳳生秘製



寒雲 林屋 鈍根 豁公 合編

心聲

第十九期今日出版 每册售洋三角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諸君愛戴羅克眼鏡 請至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電話中央七四六四




# 昌奇小傳

（瀟齋）

金翼蟬（續）

老父與翼蟬、莞爾曰、孺子良不弱、信可教也、翼蟬遽就道旁拜、老父挾之起、戒曰、子力殆天授、我所罕見、然功力尙淺、學之所得者僅耳、以此自喜、負氣不人下、則殺身之厲不旋踵矣、天下多異人、藝尤非止境、以我視子、直不逾童豎、可自滿邪、且學藝貴能斂氣、盈而驕、則氣蕩且浮、一旦遇强敵、人將乘之、此危道也、子能抑浮夸、平驕矜、自視坎然若不及、則我當益子、不然、無益耳、翼蟬唯唯、遂从老父去、三年不歸、既歸、恂恂類儒生、遇人恭敬有禮、或夸其武技、輒謙不自承、與前判然若兩人矣、王季章者、亦县人、與翼蟬同時而稍後、以少林拳術自鳴、聞人數數稱翼蟬能、心不能平、買棹赴莫釐訪之、翼蟬出見、語次、季章請與翼蟬角、翼蟬皇謝、季章益心易之、謂翼蟬之擅虛名也、必欲一校爲快、翼蟬不得已、从之、季章短衣窄袖、跳躍若飛、翼蟬御長袍應敵、始睢格距、季章不能勝、攻稍弛、頃之、季章一躍高數尺、翼蟬疾起、以足蹴其脛、季章不自持、立蹶而仆、翼蟬輒挾之起曰、吾躍更高一尺者、則子蹵足下必矣、（未完）

# 生春雲樓雜錄

（大可）

韓昌黎石鼓歌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是昌黎未識石鼓文也、蘇東坡石鼓歌云、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自注云、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不可通、是東坡亦僅識此六句十九字也、至子由和東坡詩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東坡僅云鱮鯉、而子由乃云魴鱮、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然皆不如今日石鼓專家考證之詳明也、

杭州有天竺寺、處州亦有天竺寺、皆見白樂天蘇東坡詩、

石曼卿死主芙蓉城、見於歐陽永叔歸田錄、石曼卿生種桃李花、見於蘇東坡詩注、注云、石曼卿嘗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映照、使人以泥裹桃李核爲彈、拋擲於山嶺之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此事甚妙、後人不妨仿而行之也、東坡集中、又有王子高遊芙蓉城詩、按胡微之曾作王子高傳云、子高撰部員外郎路之次子、一夕、夢仙人周瑤英道服而至、謂子高曰、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玲瓏佳木、淸溜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子高自東廡門入、循廊至一殿、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笑、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子高少留、須臾、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悉乎、曰、雖已悉、然情何、於是捫案而去、遂巡東廊之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離座擧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擧几者起羅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子高登東廡之樓云、夢之明日、周來、子高將語其夢、周笑曰、芙卿之意甚勤人、子高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此文誠麗、頗似唐賢小品、

今人皆知尹邢爲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婕好、而不知爲尹喜與邢和璞、見蘇詩注引老子西昇經語、

# 答王莊

（警狂）

王莊綠夾先生醒醒、閱足下所箸之最後一夕話、以明修元史云是胡人、不免有胡人在內、並以民國現修淸史、確有滿人爲證、抑知民國政尙寬大、優待淸室、并優待淸代遺臣、故有此擧、同時則於元社既屋之後、衣戮胡人、至爲慘酷、修史豈容胡人秉筆、可想而知、足下烏得强辯到底、並拉雜秋水生、我知秋水生廣識博聞、斷不詔元史修自胡人、亦如足下之鄕夾也、年羹堯之九頭獅子印、明明賜自淸世宗、足下辨無可辨、乃諉過于手民、以爲誤植高字、其如篇中尙有打平新疆四字、世宗時新疆晏然無事、何以欲詔令打平、豈亦手民之誤乎、呵呵、至承足下雅意、有推薦充當編輯云云、足下雅報中一部分之小編輯、烏能紹介他人、卽或能之、余實羞與一肚子是屎之人爲伍、萬不敢勞推轂、敬請足下常搭拉屎架子、儼然爲此小編輯可也、不過余殊爲編輯界羞耳、

# 光燄逼人

蒲湘白蘋題贈

# 新華零拾

（侶廬）

某公以獅子搏兔之力、得如願以登大位、以鄕曲小兒、遽膺巨任、罔駭失錯、貽笑萬方、茲聞某君言及府中軼事數則、眞令人舌撟目眙、續記於左、以備他年史料、

二大帥與四總統

李某者、某公最信任之心腹也、某公官巡使時、李爲某處長、署中事無大小、咸决於李、但能李一言、某公必聽、故其權勢乃超一切人上、闔署中均呼爲二大帥、李亦儼然以二大帥自居、此次某公入京、李亦隨扈、現府中各事均由其處置、其人專橫不學、指揮府中員司、厮笺厮雜、司長以下、罔不受其揶揄、怨聲載道、李固悍然不顧也、

某公介弟某長、貪婪無恥、名播遐邇、上年京畿戰禍、某長實導火線、此次某公正位、某長乃大肆其志、外省大小官僚更動、一操其手、據云廿日內已獲數十萬、府中人咸呼爲四總統、與李之二大帥遙遙相對、惟某長有仇某、甚有勢力、恆引爲隱患、其仇蓋某公之大鏢客也、

副官之威風與職務

府中從龍、以副官爲最多、其人數直有百餘、大半皆市井之徒、不辨黑白、一旦得志、叫囂隳突、使盡威風、不可一世、某副官一日至庶務司、高踞司長座頭、喝令科員某爲其取茗烟、科員大忿、拂袖而走、副官則一躍而前、揪提入室、勒令取茗至方罷、科員次日卽遞辭呈、有科員雖賤、不能任廝役之責、亦不甘受拭糞者之辱云云、蓋相傳某公便後拭糞之役、均副官任之、以至賤之人、而效倨傲之分、宜乎人之不服也、後聞某科員竟因此罷職云、

庶務司長某、一日入見二大帥、二大帥高坐案前、出入頷之而已、旁有副官侍立、與司長某論兄弟、司長出語人云、余歷次晉謁元首、尙無一人能及二大帥之尊嚴、卽今某公相遇、亦似略爲謙和云云、觀此可知小人之狂妄、

# 梁博士

（文叔）

新會梁任公先生、他曾做過保皇黨魁、共和黨研究京理事、可以稱得大政治家、他曾做過司法總長、可以稱得大法律家、他曾辦過新民叢報[illegible]造雜誌、可以稱得大記者、他的著作等身、可以稱得大文學家、他的演說馳名、可以稱得大演說家、他所不足的、就是沒有到過柏林大學哈佛大學、可以弄一頂方帽子戴戴、所以他見了蔡孑民胡適之、不免還要退避三舍、不想如今小中報的莊先生、却封了他一個博士、居然和胡適之博士並肩而立、我想梁先生見了、一定要眉開眼笑、感謝這位莊先生不迭哩、

# 社會小說 奈何天

（十五）（吳門程瞻廬著）

第二回 急色兒廚下掛饞涎 潑辣貨家中喫酸醋

說時、又扭轉頭去、笑向那女子道、阿妹、阿妹、我的說話是不是呢、阿妹不做聲、只把嘴兒扁了一扁、又斜着眼睛、瞅了王氏一眼、王氏初時只道是這交易早已做定、因此百般吵鬧、鬧得滿屋子都是醋氣、現在聽得身價銀和賣身契、彼此都沒交割、心頭一寬、那鼻涕和眼淚、恰似轆轤繩般的一齊勸住、（可云收回淚韁、勒住涕繩、）忙把衣袖在唇邊抹了一抹、走到老先生身旁、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說道、還好還好、生米還沒有煑成熟飯、你只不許給他們錢、又向阿三說道、你要出賣妹子、到別家去賣、這兒用不着、快快走罷、阿三嚷道、奶奶、不是這般講、人已看中了、定金也下了、鄰舍人家、都知曉阿妹是你家的姨太太了、怎說不給我錢、卻教我把妹子帶去、王氏忙問道、誰把你的妹子看中、下的定金有多少、……王氏盤問這話、要從阿三口中、探聽買妾的主動是誰、阿三初時受着儒齋的囑託、不敢在王氏面前、說出買妾的主動、便是儒齋只推託在老先生身上、現在見事已鬧糟了、這交易多分做不成了、便也上不瞞天、下不瞞地、一一的講着老實話道、奶奶、說來話長咧、你家大先生、常在小酒店裏喝酒、我到那兒去兜賣水果、大先生常常買些香蕉水菓、把來下酒、（未完）

# 餘興

（紅帷綠意樓主）

●二字對

自

（解）今將七言舊詩一句、分作七期登出、每期登一字、顚倒錯亂、不依次序、閱者見報後、隨意對一字、寄至本報編輯部、每字以三日爲限、過期作廢、（外埠以郵局圖章爲憑、）俟七字登畢、卽將閱者所對之字、湊合成句、其意義可通者、當分別高下、酌贈書畫書籍小說雜誌等物、以答雅意、應徵者請將報尾印花剪下、附入信內、否則無效、又應徵者所對之字、倘有與繼續宣佈之字雷同者、准其另對一字、不得更改

餘興印花 自